

认识论

流泉(市直)

狭路

好大一场风,说来即来,继而大雨。雨是阵雨,噼里啪啦下一阵,随即消停。
八月的太阳,再次悬于头顶,其时,我正好途经。
高井弄狭长的路面。戴笠帽的瓜农,卖命地叫卖沙地瓜。买豆腐的老妇人挨家挨户,串门。水,顺着他们的背脊,一滴一滴往下滴……
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水就在地上淤积成一汪,一丝一丝,闪着光亮。分不清这水,是雨水?还是汗水?
但我,记住了这不断扩张的霎那间的光芒。
在丽水的八月,一条逼仄的狭路上,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认识论

从一朵芍药开始,从一块封冻石、一所老房子的一扇雕花窗开始……我认识的这个世界,有太多陌生。我的世界观有太多肤浅和疏漏。
如今,年过半百,我必须重新开始,并试图通过这些重新审视一架活着的躯体,以及生长在这架躯体上的每一个毛孔,每一道疤痕,每一缕白发中暗藏的隐秘和躁动。
与身边的事与物相处太久,我几乎忽略了其间的光,就像我从来不将这世界与生命维系在一起。事实上,当它们的光折射到我的身上,生命才拥有如此多的河流、峰峦、雷鸣、闪电……才会在大风浪后,用钢铁般的意志和爱,拦截随时引发的泥石流。
重新认识不是回头,是惘然中的惊觉。一次呐喊和一次亲昵。
从一粒尘埃开始,一滴水最终融入一整个大海的波涛。大海的心跳,即一个中年人沉沦之际,紧紧抓住一根缆绳不放的心跳。

傍晚

窗外,挖掘机的铁牙,正紧咬西边渐渐下沉的落日。一大片废墟上,无数小黄帽穿梭,“叮当、叮当”杂乱的锤击声,仿佛生闷气的傍晚的小情绪,一滴一滴渗开来。
夕光中,我将读了一半的书,搁在书桌上。似乎早已料定这般光景,即将湮灭的那些旧的房屋、沟渠、电线杆,此刻一一聚拢,拥绕在我的身边,对应我的恍惚。
而我认准了自己也是一本翻了一半的书,它们都是我梳理过的文字,有许多暗合与机缘。

有时候,面对事物的犹疑,我会在一笔一划中找寻最适合的表达,切割,粉碎,再次地靠近……
如果不说消逝,这个挖掘机张开铁牙的傍晚,总还是有一些旧物是存在的。
我凭借这些,瓦解,或重建,在未完成中趋向最后的抵达。

在阳台上

从阳台看出去,夜雾中的灯光,一些是静止的,一些是移动的。
穿过香蜜园小区,是330国道。国道上,车灯闪烁,各怀心事,而远方仍在远方,勾勒更多的抵达。
这些年,悬崖的人生,离我越来越近。俗世崎岖,目光却变得短浅,甚至有些妄自菲薄。即便挪开遍布羁旅的石头,放下石头般沉重的恩怨与交集,我照样挣不脱旅程中的这一根细小的绳子。
倘若狠下心,不再回头,是否能牵住命运,让一种静谧替代更深的静谧。
或许,动与静之间,选择遗忘便是灯盏。从不奢求照亮,但每一次暗夜沉浸,总会让我想起,天终究是要亮的,生活也不可能是静止的。

立秋

整个下午,我一直在忙碌,只有壁墙上悬着的老式空调,一丝一丝输送着寒气。
似乎秋天还远,夏蝉和一大群蜻蜓,仍有回旋的余地。我不说秋天很久了,并不意味着秋日不来。人至中年,太多的陡峭和奇崛。中年一样会腆着个大肚子,将一束白茫茫霜花摆到我们眼前。
沧桑,或成熟。中年都是向下的,这显然对应季节变迁,和人生的走向,而我自被赋予生命那一刻,就被赋予同样的礼物。从青葱到蓬勃,再到渐渐烧上眉毛的积重与衰老,草木勾勒风的厚度。漂来漂去,水做的年华,浑然不觉的尘烟和命数。
因而相信:“隐藏在阴凉的林中,就有一种声音,在新割的草地周围的树篱上,飘荡……”,因而忙碌,无心无肺,不打探正在到来的无尽的秋色。
整个下午都在搬运文字,没有一个字被老式空调吹凉,也没有一个人像石头一样,坐在那条通往更深处的不可知的河床上,独自闪着光。

蜘蛛的人生

雷美芬(莲都)

我一向害怕虫子,但对蜘蛛,却讨厌不起来,更不会感到害怕。
雨后的晨间,我经常可以在露台上看到蜘蛛织的各种网。枝丫之间,山石之间,花草之间……而蜘蛛则悠闲地蹲在网中央,一点一点地享受着美食。
要不是空中悬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蝇虫,我根本就发现不了他们。
那网啊,细看,那么细密,那么精美。或形同车轮,或状似雨棚,或如笼盖,或像吊床,在高低悬殊的地方,又仿佛套索,在空中嗖嗖抖动。在微风中展开时,又如同船上的风帆。
我常常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小小的蜘蛛就能织出那么一张精妙的网?朋友笑着告诉我,蜘蛛织网,不过就像我们在走路而已,一边走一边吐丝,有什么难的?
我倒是没将他们这项本领看得那么容易。就像到处可见的八卦形的网,稳定性好,又是在消耗有限数量蜘蛛丝的情况下完成的,捕食效率还很高,绝对是聪明过人、精明强悍的蜘蛛才能织出这样的网来。这样的业务能力,如果说是与生俱来,我不太相信。
果真,科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的蜘蛛都能吐丝,但只有一半种类可以用丝织网,其余的只会用丝缠绕食物或卵,或编一个很小的临时的隐蔽处,或者像蜘蛛侠那样在跳跃的时候织一根安全带一样。哈哈,看来也有业务能力不太过关的蜘蛛存在。

赖以生存的本领,不一定是天生的,在遗传基因的基础上必须得加上勤奋修炼才能修成正果。可想而知,懒虫没有未来,何况是人类?
原本对蜘蛛织网只是好奇,近来几场风雨过后,我把蜘蛛网当成了露台一道移动的风景!

摆放得密密麻麻的花盆间不可能有蜘蛛网,也只有在空旷的空间,你才能看到那些“神奇数学家”摆弄出来的各色大小不一的几何图形。这不正好成了花园的点

缀吗?
风雨过后,起床的第一件事,除了看看花草有没有经受住风雨的洗礼外,还要着重关心一下昨天看到的那几张网是否也经受住了风雨连夜地摧残。
悲催了,破网到处都是!鱼池假山上的几张大网都破了大口;石榴树与花盆间的网只剩几根细丝缠着枝丫,在风雨中飘摇;屋檐下那张网上的蜘蛛好像干脆弃网不顾了……网上的一些蝇虫,稀稀疏疏散落在了水池里、草地上。看着破败颓废的网和一地的“美食”,竟然心生几分同情!
这么大的网,体型那么小的蜘蛛,得走几万里才能织成?得消耗纺织器内多少液体才能织成?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在风口处织网?能织那么匀称而牢固的网,难道还不懂得网织得越大、风险也越大的道理吗?
转念一想,蜘蛛肯定明白。
蜘蛛不会飞,视力也不太好,织网猎物,因风而立,亦因风而破。不立不破,不破不立。心有多大,网就有多大。这也许就是蜘蛛的人生吧。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人想要的人生不同。勇立潮头的坚韧,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果敢,随波逐流的放任是常态下的现世安稳。没有对错或是好坏,不求思想同频,也不求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我想任何人都更敬佩靠拼搏去改变人生的那一类人。不选择“躺平”,不陷入“内卷”,迎难而上,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
如同蜘蛛,偏安一隅不是它们的风格,无惧风口浪尖,无怨风云变幻,不断织网求生,每天面对不同的挑战,亦每天面对不同的风景,还能根据风和周围植被情况修改网的设计,不断强化自己的本领。勇立风口看云卷花落,破了再织又何妨?这才是蜘蛛想要的人生吧。
那么,我想要的人生呢?
思索之间,抬头一看,门窗与一棵树的枝丫间,一张硕大的网上,一只蜘蛛正在一圈一圈地走着,不停歇……

把遥控交给妈妈

王珍(市直)

妈妈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空调。
“我总觉得有点不那么舒服。珍,你给我看看,我的衣服穿得是不是有问题?”
我一看,乐了:“妈妈,你果然把前后穿反了!”
就在前一天,我还给妈妈讲了一个老人把棉毛衫前后穿反了,觉得呼吸困难,就以为自己病人膏肓跑去就医的故事。妈妈反应极速,痛批段子手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居心叵测污蔑老人。

“85后”的妈妈,确实是在返老还童。
“你妈妈在那里翻越铁栅栏。”邻居有来告状的;有现场劝阻的;有细心观察妈妈爬进去是去摘桃子、采杨梅的,就特意买了桃子、杨梅送到我家来的。
春天去看花,夏天去摘瓜,秋天有芦苇,冬天踏雪好地方,春夏秋冬,妈妈都有翻越铁栅栏的理由。
我妈很不服气我的劝阻,反驳:造谣!我只翻了一次,人家天天都在翻。
既然人家天天在翻,还有我妈这款“85后”的,这通向南山的门为什么还要紧锁?非要等到造成严重后果?
总算等来物业的通知,南门可以打卡出入。

我妈有理,赢了!
我妈属牛,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一辈子。当然,偶尔也会来点牛脾气。
有一天,妈妈问我:“你舅舅明明是能吃两个包子的饭量,每天早餐却只吃一个。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说,节俭成癮,想省钱留给子孙后代呗。
我妈说,你的理解能力太差,吃七分饱,这是健康理念。像你怎么样能够懂?
我认栽了,因为,权威不能说,一说就错。妈妈是家里的权威。至少,好为人师在我妈面前行不通。

在炎夏,因为开空调的事情,几次和妈妈伤了和气。
有一次,我拿一篇网红文给妈妈:“妈妈,你被丁香医生点名批评了。”
我妈一如既往,很敏捷地反驳:“造谣!我又不认识什么丁香医生。”
我煞有介事:是啊是啊,你是不认识她,但你是不开空调上榜的名人。名人就是出了名的人,谁都认识你啊!她一点名,你就会更出名!说不定我也沾光被你连带了。你看这几天的报纸上每天都有热射病的报道……

我妈还是不服气:“你不要吓人,这道理我会不懂?”但我听到我妈在给舅舅打电话,说,哥哥,这么热的天,你要开着空调,不要老是开开关关,这样反而耗电。
打完电话,妈妈问我:“我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完全懂得妈妈这是在求证,但也给了我灌输的契机:“当然不是啦!你是在把最好的观念拿来与舅舅分享啊。像你这么明事理的老人,完全能够做到生活自理的。”

这一天,我看到妈妈悄悄地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空调。
自强自立自尊了一辈子的妈妈,虽然任性坚持一贯的节俭和忍受的方式,但她毕竟不是小孩。
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也是必需的耐心和坚韧,但绝对不可以像管教孩子那样,一定不能伤了她老人家的自尊。
所以,我正在学着,动点脑,用点心,说话要艺术,照管须分寸。比如,替妈妈打开空调是本能,而把遥控器交给妈妈就是本事了。